

春聲

春聲第二集目錄

插圖

王逸少書二幅

平泉書屋畫二幅

唐代周文矩美女題詩圖

宋代馬麟谿山雪霽圖

宋徽宗畫白鷗

西洋名畫（良夜）

短篇

李春斐遺事

父孝

情苗怨果

女飛行家

和珅

瘦鶴畏
雲·翔
天虛我生
臨雞廬

約指

夏綠霜凋

醜婦

金夫夢

新餓鄉記

回旨當年

長篇

偷兒日知錄

簷曝餘聞錄

蠍首蛇心錄

傳奇

東海記傳奇

劇本

瞿安 寄塵雛生 鶴逢鵠 韻惠清文史分
寄客著狂 嚣菴一雛

李春雯遺事

畏廬

春雯者。李太守雲湖愛女也。爲常州之宜興人。年十六。太守卒於嘉興。長子伯芬。年甫二十。哀痛暈仆。羸不勝悲。女則茹痛力慰其兄。言老父之所恃者。阿兄寧以滅性爲孝。况李氏衰宗。非兄莫振。奈何忘老父付託之重。而自戕如是也。伯芬得春雯言。痛少止。女自是强自支屬。伯芬一舉一動。女匪不留意。益事兄。猶父矣。女高鬟素靨。瑩潔作玉色。二輔霞暎。較玫瑰花尤嬌媚。可愛。伯芬居喪。旣伏贊不出。而女代支門戶。奴婢循奉。教令無敢冺。越伯芬有友曰桂子興。吳中名士也。客鄂中二年。與伯芬爲文字交。聞太守喪。臨弔。伯芬病。以人引入臥內。時爲九月。木樨盛開。子興經花下。見女白衣。厥狀如南海水月。湧現妙相也。心知爲伯芬女弟。乃不料其美麗如此。時伯芬支床骨立。見子興哭不可仰。子興亦相對而泣。旣而曰止矣。嘉興公清名被浙中。數循吏者無出公右。子孝女賢。身後有託。吾兄固爲公悲。然支門者君耳。因毀滅性。寧可云孝。語時微聞韓中有歎息聲。意是女也。而伯芬仍無言。子興問醫藥。則雜投無數。子興毅然立斥其誤。於是代延郭醫。得三劑而瘳。逾十日能杖而起。子興亦留常不再赴鄂。日夕必造伯芬。

女亦漸漸不復歎避矣。伯芬無聊子。興輒與談藝論。鍾陵桐城優劣。伯芬右鍾陵而子興師桐城。各誦佳構。聲達戶外。女聞而笑。伯芬曰。妹前子興非他人。若試爲我平亭鍾陵桐城之高下。女聞呼而入。子興起揖。女報禮舉止嫋雅。坐定。言曰。妹安能知伯芬。曰。固言之。女曰。桐城以古文爲時文。然得其兄百川指引。聲穴而悲。而望溪經籍之光。較百川爲耿。百川發源離騷。故以楚聲古韵爲文。望溪結響遷於其兄。然說理勝也。鍾陵每成一藝。必高挹羣言。然身事二姓。終多慚怍之音。以妹評之。鍾陵博大而望溪堅凝。二者固不能軒輊也。子興但聞女美。不知其於舉子業亦精湛如是。則大驚叩以平日所學。似於書無所不窺。已而詞竭興辭。於是子興益顛倒春蠻。不能去諸懷抱。一日野行。經破廟前。有老尼賣藥於門外。其類繁夥。都不辨名。尼年可七十許。見子興凝目不瞬。言曰。居士不久當得佳麗爲偶。然非老衲事。亦莫遂。子興聞言聳然。卽曰。阿師胡由前知尼曰。衲頗善風鑑。然亦居士善因所種。今且勿言。即起檢藥囊。得已枯梅子一枚。以楮裹之。贈予興。曰。慎守此物。此枯諸樹上者。凡觸上瘡。生其狀如垂珠。名曰懸沖燬。此枯梅敷之。立癒。舍此無他藥以生之也。郎君因緣卽屬於此。子興遂懷之以歸。子興

少孤。母又繼逝。依其姈氏以居家。有田二頃。書五千卷。姈氏亦孀。撫之如子。久趣之娶。子興以不得佳配。議以寢。時伯芳已暮。稍出遊。然出必過子興家。飯而後去。一日談藝甫酣。家人倉卒至。言女公子患作。伯芳顫不能步。子興命輿請與同歸。潛入取藥懷之。旣至則女已不能言。二輔如脂肌熱可炙。手似口中瘡。發伯芳淚被於頰。子興曰。母傷妹得母鬱。上有物如垂珠者耶。女含淚點首。子興卽出藥。令以火煅之。寘之陰地。俾火氣祛。調蜜以進。藥入齦。鬱皆麻木。少須珠落。而清涼竟體矣。然憊極而睡。伯芳慤。揖至不能爲。陳謝之詞。問藥所。自云得自老尼。伯芳曰。得藥固也。然何以知妹氏之急病。即應此藥。乃預懷之以來。子興慚沮不能答。但曰似有夙因。伯芳大悟。無言。匆匆入視春雯。睡狀如常人。夢中呼曰。謝阿師。師前知胡不惠。臨必令桂生賚。賜弟子。伯芳大駭。已而復言曰。是在阿兄兒。胡得自主。遂沈寂無聲。伯芳趣醒之。女微蘇。則大慚。將引被自覆。伯芳合子興之言。覺兩人醒。睡中均言尼。然則尼必非常人矣。明日盥沐後。問春雯已平復。遂如子興言。至破廟。尼果在也。迎笑曰。衲昨至居士家矣。伯芳即膜拜曰。大師恩我女弟。而必令桂生賚藥者。憶此二人有宿緣耶。尼曰。春雯女士。夢中之言已了了。

居士以爲可者斯可矣。衲何知焉。伯芬預懷十金上之尼。尼大笑曰。居士通人胡乃行此敝事。試問衲果爲人媒介而得金者邪。得耦如桂生者不可失也。伯芬遂歸以人示桂。求婚既定。女期服已際。即成禮。然桂叩女以夢中囁語。則曰。是日晝寢中見一尼僧。寧惟自入述授藥狀。且云。句桂曰。云嫁我乎。女以面。他嚮不能答。

補柳翁曰。此事聞之吾友林雲巢。雲巢質樸。不打妄語者。余笑謂雲巢曰。近日鮮靈芝。以女優擅名都下。然頗自矜銜。某君以神童才子自命。乃望門投謁。不遽入。若果得尼。之神通。以枯梅。醫鮮芝。俾此神童才子得遂桂生之欲。不寧佳耶。雲巢不知所謂。亦以面。他嚮不能答。

(完)



父 孝

鵝 雜

人機湯已燉好了。可要喝一口兒。這病雖不要緊。也要自己保養點兒。別儘着用心思。
這般懶懶的。也不是事啊。說那話的是個白鬍子的老者。身上穿的蕩悠悠的衣服。一
隻綉袖足有工部尺二尺來寬。頭上那頂帽子微微有些蟲蛀的痕迹。一個帽結子倒
還新鮮。不過那顏色已經由紅而紫。由紫而黃。經過了三度滄桑。總而言之。他老人家
身上的標本。最近的也是五十年前之物。却奇不過的是雙手捧着一隻又玲瓏又精
致。亮晶晶的西式頗黎杯。杯中漱漱的。貯着一盃玉液。一眼望着牀前那個身子鞠
躬如也的站着。儼然執笏垂紳的模樣。那邊牀上流蘇挂起。錦衾擁處。坐着苗苗條條
二十來歲一個女郎。只見他雲鬟飛蓬翠蛾愁貼。慄答答的兩道秋波。儘瞧着他。身旁
邊一個錦枕手中。把一個隔夜的茉莉花球。儘自價顛來倒去的弄着。一聲兒不言語。
半會才冷冷的說道。攔着罷你也去歇歇。別儘在這裏。我心裏煩呢。那老兒聽了。慌忙
陪着笑臉道。我的兒。你怎麼儘着你老子服伺。你總討不得你一點兒喜歡。罷罷。我還
自去請徐家玉哥兒來罷。你們兄妹倆是最說得來的。說着。又自己用他那枯瘦如乾

腊般的手。捶着他的額角兒。笑道。真是我也老昏了。那便想不到這裏倒害你多悶着。一會子說着如飛一般跑將出去。分付他的二爺去了。

去了不多一會。那老兒只管在廳上背着手。垂着頭。踱來踱去。如驢子旋磨般。轉個不了。瞧他的心裏比人家情竇初開的閨女。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心思還要急啦。一會兒儀門口吉吉格格跑進一個人來。老兒昂着頭。道好了。你來了。這麼這般快。當到好像約定了似的。說着迷齊老眼。向來人一看。只聽那人說道。老爺。你是說誰。這般大清早便起來了。大小姐可起來了。不曾我是梳頭的呀。那老兒不禁也笑了。說還早呢。十二點半了。我們小姐正悶得慌。也好阿金。你進去替小姐解一會悶罷。他昨兒夜花園裏回來。受了點子涼。正不舒服呢。那阿金也沒答應。低着頭。一溜烟進內室去了。那媳兒正惱哩。他才下得牀。那小丫頭捧着一臉盆的水兒。放在盥架上。把那手巾牙刷子漱盂香皂牙冰雪花一夥兒。預備齊了。在傍邊站着。伺候他洗。他半眼瞧見那昨兒惠羅洋行買的法蘭西頂上香。水兒沒有獨著。他也不甚激拍的一聲。只一擊。就翻了。發倒退了一步。接着罵道。爛了腦杓子的小蹄子。那裏鬧昏了。連這幾件東

酒都不會端整了呢。那丫頭嚇的戰戰兢兢氣花兒也不敢出在這當兒。却好阿金笑了進來道。大小姐。你做什麼。又生氣呀。理那些蠢東西做什麼。那姐兒也笑道。真是阿金。你來瞧瞧這個樣兒。怎怨得人生氣便是我那老背時的父親才用出這些泥塑木雕的奴才來。我恨不得一翦刀絞了頭髮去。當尼姑去。阿金聽了拍着手笑道。罷罷大清早怎麼說出這些不吉利的話兒來。又低着聲說道。便是小姐認真做了尼姑却怎發付。昨兒那個呀。那姐兒不覺臉上紅得一紅飛了。阿金一個白眼兀自不言語。

那阿金一壁和姐兒打開雲鬢重梳情髻。一壁便有一搭沒一搭的說着某公館裏姨太太的鑽鉗那樣精巧啦。某三小姐的珠圈那樣別致啦。滔滔汨汨樣書似的說個不了。姐兒忽然心中一動。拿別過臉去向鄰了鄰道去請老爺去。說我有事問他呢。那丫鬟便跑出去。不多一會。老兒笑着嘴着進來說道。兒呀。你別性急。方才陳忠回來說玉少爺給朋友約着出去了。要下午才得空呢。姐兒怔了一眼。道我不問這個便是我前天要的那個鑽戒兒可取來了。我今兒晚上要到春儂舞臺去呢。老兒笑道。有寶成裏說一會兒就送來。那一千元的零找也送去了。包你今兒晚上帶着出去說着迷

齊老眼自跋出去了。

好涼快呀。那白園裏的烟火真是有趙不料。一會兒就沒了。我身上這會倒覺得冷颼。颼的那白蘭地酒也擋不住呢。呀。怎麼車兒又停了。那姐兒笑道。到我家了。你自回去罷。我也想去歇歇。明兒還要聽你的白水灘呢。那人笑着附耳道。這樣我們方才講的事情到底幾時做。姐兒斜觀了一眼笑道。瞧罷。橫豎有你的是你的。這會子忙個什麼呢。說着便婷婷嫋嫋的走下車來。那個同他說話的人還笑着攙他一把。車燈光下照個分明。一頂細草帽兒直壓到眉樑上。穿着純黑色的野雞葛長衫。手上那隻鑽戒光閃閃的和女郎打個照面。那女郎一笑便自進去了。

隔了幾天。那老兒口中說的徐哥兒。徐玉珊。正閑坐在一間書房裏。拿把牙骨小扇兒調着窗前一隻雪裏拖鎗的貓兒。耍子。只見一個家人喘吁吁的跑進來說道。少爺不好了。陳老爺家的大小姐死了。玉珊正逗着貓給他嚇了一跳。便罵道。糊塗東西。是那個陳老爺。你也說明白些呀。那家人急道。還有那個陳老爺。便是和少爺中表至親的。陳伯道。陳老爺。他家的雲鶯小姐。好好的怎麼一會兒就死了。他家人才來報喪呢。說

着把一張藍布的喪條兒。高高的揚着。玉珊跳起來道真的麼。也不再看喪條兒。一直跑出去了。

一到了陳家。只見那陳伯道捶着胸膛。如喪考妣的哭着。廳堂中放著靈柩。已是斂了。便有他幾個親戚朋友圍着解勸。那陳伯道一壁哭。一壁抽咽的說道。你們那裏知道我那女兒又聰明又好學。又賢惠。又能幹。說起他來。簡直是普天下找不到第二個的。你們看着我好樣傷心得過分殊不知我有生以來便是二十年前先父先母過世。沒有這麼傷心呢。論他的名分是我的女兒。論他的學問幹才。簡直好做我的母親。你們叫我這會子怎麼不傷心呢。賓戚們勸了一會。以勸不過來也就罷了。他便依舊躊躇悲呼的哭着。鎮日裏簡直舌塊昏迷。語無倫次。足足有三年不曾飲酒慶弔。又忽然異想天開的刻起一本東西。什麼挽詞啦。挽聯啦。他女兒的詩藁啦。收集了一大堆。鎮日無事。便左一本右一本的刻着送人。甚至素來不認識他的也求着送一首詩表揚。表揚可惜陳雲鸞不掙氣。不曾真個做他的母親。不然他倒算一個揚名聲顯父母的孝子。畱閒話少說。有一會。徐玉珊有事到了北京。在一家番菜館裏請着客。客還沒

來。他便倚着闌干閒眺。等他的朋友。不一會。一部小四輪馬車。風馳電掣的在番菜館門首停下。車中嬌嬌婷婷的走下一男一女來。徐玉珊一眼覲見那女子的龐兒。叫聲阿呀。這不是活兒鬼嗎。

(完)



情苗怨果

美國近世女文學家哀麗娜格林 ELLINOR GLYN 著 瘦鶴譯

看官們喎。吾便是未亡人喀瑟玲毛荷德世界可憐蟲千萬。偏偏又着了個吾在裏頭。春天避見蛱蝶。秋夜怕看雙星。屈指瑤琴弦斷。鴛鴦翼折。好容易已過了七個年頭。這七年中空閨獨守。顧影常單。物在人亡。觸目都生悲感。每逢陰雨霏霏。更覺得九迴腸。斷咧唉。這未亡人的淒涼歲月。好難使人消受也。啊。吾百無聊賴之餘幸。而想起了個叔叔乾姆司。他老人家正隱居在英倫北部。一向待吾十分和善。直好似吾的親阿爺。於是吾便去倚着他。一塊兒安然度日。好在那邊倒是一片山明水媚之鄉。恰合給吾寂寞人迴翔。秋高馬肥時。叔叔偶然興到吾們還得盤馬呼狗荷槍。挾彈到那秋花如繡的山原上去獵他一圍。直至夕陽下山暮靄欲起方纔囁散歸去。雖然吾刻骨傷心。不易淡忘。只那朝淚鏡。潮夕淚鏡。沙的眼淚光陰却一半兒在這上邊消磨過去七年。以來吾枯寂的生活中也並沒一事可記。所可記的單是一千九百十三年一月十二日那天十二點鐘時。親歷的一件奇事。接着又親聽了一段楚人心魂的情史。吾本是個傷心人。那堪聽這傷心史。聽了之後。自然更覺萬種傷心充塞在胸臆裏。排遣不去。

吾原想不去記他。免得勾人眼淚。自加一重罪過。然而歷歷心頭。又不容不記。只得和淚濡墨的記了出來。且說那一月十二日的前幾天。叔叔乾姆司同着吾到了巴黎。探望他幾個法國的親戚。吾們先在大旅館中住下。飽看四下裏的景物。十一的那天。恰是禮拜六。便到非色野去。滿擬盤桓一二天。參觀了那壯麗的離宮。然後乘傳南下暢遊法蘭西南部的幾處名勝。路上吾叔叔讀着一本小說。名兒喚做「奇遇」。書中說兩個婦人所經歷的事。離奇怪誕。彷彿一部天方夜談。叔叔原不肯輕信人家的。無論甚麼事。必須親見親聞。纔能相信。如今瞧了這書。便說他海闊天空。多分是無稽之談。吾讀後。心兒却不由得動了一動。想吾這一輩子寂寞已極。毫無意味。倘能遇見一二件奇事。倒也有趣。禮拜六午後。吾們已見了那離宮中的大廳事。吾一壁想當年全盛時代。這其間正不知道怎樣的富麗矞皇。不知道看過多少名公貴人。淑媛閨秀的蹤跡。目前的風景已和往時不同了。禮拜日早上。叔叔乾姆司和吾說。他肝臟受了東風。身上很不舒服。因此老坐在萊山伏大旅館吾們的大起居室中。不願出去。吾伴着他。老太婆不耐煩。便一個人踱將去。到那風景明媚的公園裏逛了一會。看官們記着。這

天。卽是吾以前所說的一月十二日。紅日當空。把大地。上。襯托出一種歡喜。得。意。之色。只那獵獵。颯風。却刮得煞是尖銳似乎一把一把的快刀一般。吾。透上了宮外石階。下望。那一大片綠絲絨似的草地。很覺心曠神怡。叵耐那尖風陣陣刮來。幾乎刮落吾的帽兒。卽忙踅下了石階。踱到高臺上去。在那澄黃金色的日光中。徘徊着這高臺。正在宮外。距地約摸有四十尺高。四邊圍着石闌干。雕鏤得非常精緻。兩面是兩步石扶梯。下達地上這當兒臺上有許多小孩子。穿着他們禮拜日的新衣服。正在那裏玩要。歡笑。跳盪。活像是一羣小鳥。他們那種清脆如鶯的呼聲。時時衝破了冰冷的空氣。斷續而起。一望臺下。只見人家。伉儷。或是少年情人。在遠處。聯袂散步。影僂影傍的瞧去。真好似比翼之鳥。吾一想起自己瀟灑的身世。禁不住低徊不置。一會兒。吾已到了那高臺的左翼。恰在離宮的文窗之下。四下裏寂寂無聲。分外清靜。吾立住了脚。放眼望那對面的園圃樹影。望了半晌。纔又往來翔步。那時似乎見去右翼十碼的所在。有一個人靠石闌干立着。吾不存大意。自管散步。誰知踱到了右翼那人。倏的不見。回到左翼。時却見他依舊靠在那裏。一連四五個都是如此。吾心裏納悶。百二十個疑。第六

回便在左翼定睛望去相去雖有一百五十碼光景仗着吾一副望遠鏡似的好眼力瞧得甚是分明見他裹着一件機色外衣樣兒很有些古怪吾瞧了猛記起吾叔乾媽司藏着的幾幅諷刺畫那畫中所畫一千八百四十年到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間的豪華子都和他相像他一面立着一面在那裏寫甚麼吾想這斷不要是個美術家見這裏風景不惡所以實地寫生預備回去畫一幅冠絕一時的風景畫呢想着也就不能把他放在心上只是走近前去却見那人是個青年臉兒白白的像是池塘裏一枝盈盈含露的白蓮花朱脣的兩邊已留着微鬚他那帽兒褲兒樣式都很離奇吾踱到右翼時心兒又迷離惝恍起來原來那人已不知道在甚麼時候像煙霧般隱去吾也並不記得曾在他身邊走過如何忽地又不見了但是吾心中正在想旁的事兒所以也不經意打了個旋兒又踅向左翼去到了左翼全臺在眼早見那人又立在原處手不停揮的一陣子寫着到此吾纔咄咄稱怪起來想這廝忽隱忽現別是個幽靈吾奉天不要也像那本「奇遇」裏頭的兩個婦人破題兒一嘗這奇怪的風味麼正在這樣想猛聽得鯨鐘鏗鏘的十二響鐘聲隨風蕩來向四邊一望見那高臺上除了那怪人